



编者按

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中秋佳节临近,赏月、吃月饼、赏桂花、饮桂花酒等习俗,让人们对这个传统佳节生出许多期许。嫦娥奔月、吴刚折桂、玉兔捣药、玄宗故事等神话和历史典故,也为节日渲染了浓厚的神秘气氛。而小孩子们最盼望的,应该是吃月饼和关于中秋的一些传统习俗带来的乐趣,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馅”,里面不仅仅有酥和馅,更是生出许多感怀和情愫。

摸秋

■少鸿(武陵)

中秋又要到了,想起了8岁时的那个山谷,那个山谷里摸秋的事。

摸秋是那里的习俗,即到了中秋节夜里,便可到别人的地里采摘瓜果,只是要偷偷地进行,不要让人看见。当地方言,摸就是偷的意思。但这一天的摸,是约定俗成的事,并不犯忌,也不会犯众怒,相反,它带有一种游戏的味道,如那里的人所说,看得起你才摸你的呢。所以,天一擦黑,人们就会心照不宣地出门,悄悄地往早就看好的目的地潜行而去。

跟着谁去摸秋的,我已记不得了。记得的是那晚的月光很亮,把小河照成了一条白带子。庄稼地却黑乎乎的,才走几步裤腿上就粘了草籽。密密的虫鸣细雨般洒了一身。我小心地避开时隐时现的人影,钻进了一片一人高的菜架中。那是一片黄瓜地,瓜蔓大部分枯萎了。借着月光,我发现了一根秋黄瓜,便小心翼翼地摘了下来,欣喜而又紧张地从菜架下钻了出来。头一次摸秋,地里又黑影斑驳,我有些害怕。穿出菜地,来到河边,只见一个后生坐在黑影中,只把半边脸露在月光里。看到我,他咧嘴一笑,眼珠子闪亮闪亮,问我摸到什么了。我便很有成就感地把手中的黄瓜亮了亮,然后反问他摸到什么了。他笑笑,回了一句,似乎说是摸到了最好吃的东西,我听得不太真切,但却真切地看到,清澈的月光从他脸上淌了下来。他捡起一颗石子,起身掷出去。扑哧一声,石子钻进了河水,水面上荡开了细微的涟漪。我这才看见,他身后还坐着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妹子,她飞快地瞟了我一眼,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襟。

小河对岸沙洲上,有人烧起了篝火,火光映红的河水像一面旗帜在飘。我挽起裤腿,跟着后生涉水过河。河水不宽,也不深,只淹到膝弯,晶莹的水花盛开在我们的腿杆上,凉凉的十分舒服。后生一只手牵着我,另一只手牵着那个妹子。他边走边快活地扯开喉咙哟哟地叫着,声音回荡在水面上,寂静的

夜色像水波一样荡漾。我们围着篝火坐下,各自享用着自己的摸秋成果。我啃着那根小黄瓜,它又嫩又鲜,清脆爽口,还带点甜味,真是好吃极了。那后生变戏法似地掏出两个凉薯来,剥了皮,和那妹子一人一个,开心地吃着,故意把嘴巴叭得咂咂响。有人把折来的板栗树枝扔进篝火里,不一会,那些尚未成熟的带刺的球果便裂开了。扁圆的板栗掉了出来。那后生捡了几颗,咬开果壳递给我。那是别人摸来的,我不太好意思吃,可挡不住板栗香味的诱惑,犹豫片刻,还是转过身,悄悄地享用了它。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在篝火旁,火光映红了他们古铜色的笑容。他们不时地瞟别人手中摸来的东西,似乎认出,它本是生长在自己菜园地里的,但他们一概微笑置之。他们谈论着收成,谈论着男女之事,爽朗的笑声在火光中飞舞,带汗味的体息与瓜果成熟的香气混合在一起,闻来像米酒一样微醺醉人。在他们头顶,在深蓝色的天幕下,月亮又大又圆,如此的白,如此的低,仿佛照见了我的脸。我伸出手,想把它也摸回家,我感觉摸到它了,可它轻轻地一滑就溜走了,飘到了一片淡淡的云彩后……

这就是我唯一一次摸秋的全部记忆。那时,父亲在那个山谷里的小煤矿就职,我们一家也住在那,这是我得以见识并参与摸秋的缘故。父亲后来调到了县城,我也跟着走了。或许就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摸秋,它才得以储存在记忆里吧。现在想来,摸秋之摸,与偷不可同日而语。那里的乡亲,正是用摸秋这种独特的习俗来庆祝秋收,来显示他们对土地的爱,来传递邻里间的友情的吧?而那个不知名的后生,在那个美丽的中秋之夜,一定摸到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。同一个月亮还在天上走着,可光阴如白驹过隙,当年幼稚的我,如今也到了人生的秋天。不知在那个遥远的山谷里,摸秋的习俗还在延续么?而我,若还有摸秋的机会,还能触摸到纯朴美好的事物么?

儿时的月饼

■刘贤安(安乡)

月是这么明,风是那么轻,水乡的月夜是这般宁静、醉人。

我的家乡头顶长江,脚踏洞庭,地处湘鄂边界。河水的中央有一片沙洲,人称“五里洲”,整个沙洲青草葱茏,四面碧水环绕,沙洲上的沙子一片金黄,和月光争辉。

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每到农历八月十五这天,会举家走出乌篷船,来到岸边茅舍和亲人过节团圆。于是在一片沉寂的茅棚上,冒出了一缕缕不平凡的炊烟。

“分月饼哟,又香又甜的月饼!”父母借着昏暗的灯光,给我们兄妹5人分切月饼。那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老式月饼,个头不大,馅里有橘皮、蛋黄、冰糖等,外面裹着一层金黄的外壳,香喷喷的,让人垂涎欲滴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儿时的月饼是用来分的,不可敞开肚量来吃。分切月饼一般由父亲掌刀,母亲只在旁边默默地看着,眸子里散发着柔柔的光芒。父亲举刀的时候,极具仪式感。他凝神静气,屏着呼吸,缓缓地将刀举起,停顿片刻,等看准了位置,再稳稳地将刀落下。所以,父亲分给我们的月饼,整齐又均匀。或许,在父亲眼里,他分给孩子们的不是月饼,而是爱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由于整个社会物质极度匮乏,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用品和肉类食品要凭票供应,就连月饼也不例外。

秋风吹过,秋水渐凉。我们全家领到了7张月饼票,母亲去集镇的代销点买了7块月饼,将月饼分成3份,一份留给住在乡下的外祖母,一份留给邻里的王大妈家。听父母讲,王大妈是外地人,死了男人,留下3个未成年的娃儿,逢年过节家里冷冷清清的,娃儿怪可怜的。母亲这么一分,实际上自己家里只剩下3块月饼。

母亲怕我们偷吃,用报纸把月饼仔细包好,藏在一个深红色的木柜里,再锁上一把弹子锁。

人在饥饿的时候,嗅觉尤其灵敏。

待母亲走后,我就像一条饿了几天的狗,围着木柜转来转去,里面飘散出来的月饼酥香,勾得我垂涎三尺,急得我抓耳挠腮,却丝毫没有办法。毕竟,我不敢去动那把锁。

中秋节那晚,恰逢几里开外的一家工厂放电影,看电影是儿时伙伴的最爱,但比起一年才拥有一次的月饼来,却要逊色得多。口福远比眼福强,更何况看电影的路程遥远,要穿过一片菜地,走过一座摇摇欲坠的石桥,还要经过一片鬼影似的黑压压的树林。红儿、龙儿邀我看电影,而我老是牵挂我那份月饼,待母亲答应我回来有月饼吃,我才高兴地跟着小伙伴们上了路。临走前,母亲将家里唯一的一个铜壳手电筒交给我,并给了我一根竹棍,反复叮嘱道:“路上蛇多,走路看着脚下,莫要打野望(四外张望)。跟着哥哥、姐姐一起走,莫走丢了!”

因为一直想着分月饼的事,那晚的电影我看得心不在焉,感觉时间也很漫长。看完电影回到家,已是午夜时分,父母和弟弟妹妹都睡着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推开灶屋,只见灶台上摆着一个瓷碗,碗里放着半块切得整整齐齐的月饼。未等走近,一股浓浓的芝麻香味扑鼻而来。

我顾不上细想,抓起月饼狼吞虎咽,三两下就吃完了,仍觉得不解馋。干脆端起碗,伸出舌头,去舔碗底残留的粉粒儿。突然间,我想到一个问题,全家7口人,就剩下3块月饼,给我留了半块,如果每人分半块的话,那就是说,给我们分月饼的父母,他们压根儿就没尝到月饼的滋味。

后来,我并没有就此事去向父母求证,因为我心里清楚,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求证的答案。不过,那半块月饼的醇香,以及那个温馨的中秋之夜,却让我回味了近半个世纪。分割月饼的日子,使我懂得了阳光、粮食以及诗歌的滋味。

如今,给我们分月饼的父母早已经作古。可是,在拥有月饼的时刻,不知为何,热泪盈眶。